

民 初 時 期 文 獻



一 國 民 政 府 建 國 大 綱
 一 國 民 政 府 本 革 命 之 三
 二 對 建 設 民 主 義 五 權 憲 法 以 建
 一 首 要 在 民 生 故
 一 國 人 民 之 食

中華民國建國大綱

民初時期文獻

第二輯
史著一

國史館印行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初版

民初時期文獻 第二輯 史著一

定價：新臺幣一〇〇〇元

編輯者：中華民國建國文獻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張炎憲

編輯委員：王曾才 王壽南 宋晞 李國祁

李雲漢 胡春惠 張玉法 陳三井

蔣永敬 劉鳳翰

朱重聖 洪喜美 遲景德

民初時期文獻編輯小組編輯

主編：張玉法

編輯：何智霖 陳亦榮 楊玉衡

封面設計：梁滌祺

發行者：國史館

地址：臺北縣新店市北宜路二段四〇六號

電話：(〇二)二二一七五五〇〇轉六〇五

郵撥帳號：一五一九五二一三

經銷商：三民書局

印刷者：中益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七巷十八號二樓

電話：(〇二)二二四〇〇五五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建國文獻 編輯凡例

一、本書旨在就中華民國建國以來之歷程、成就及重大事件，運用文獻作有系統及重點之介紹，俾讀者對中國近、現代史有正確而深入之認識與瞭解，並提供教學與研究之方向。

一、本書凡分若干主題，每一主題悉分「史料」、「史著」與「附錄」等三輯，每輯各若干冊，皆依編次統系之：「史料」旨在刊印建國歷程、成就及重大事件中具「關鍵性」或「代表性」之檔案文件；「史著」旨在選編具「學術性」或「完整性」之「專著」、「論文」及「博碩士論文」；「附錄」則含大事年表，人名、地名索引，論文及書籍目錄等，俾便檢索參研。

一、本書紀年以中華民國正朔為標準。民國建元前稱「民國前」，並附註清代年號及西曆；其月日則先列當時之陰曆，再附註陽曆。民國建元後附註西曆；其月日則悉依陽曆。

一、本書刊印史料，首重原始文獻，原始文獻未克保存或遭損燬者，則採當事人之記錄，或當時曾蒐集文獻並從事研究者之著述，以補充之。

一、本書刊印史料，除酌加新式標點符號外，一律存真存實，保持原文；其文字與正式官文書有別，或有明顯筆誤或錯落處者，則悉以括弧勘正註明之。

一、本書選編史著，無論「專著」、「論文」或「博碩士論文」，每篇皆以兩萬字為度；凡字

數過多者，悉加以濃縮或修正。凡「專著」得僅選錄其「緒論」或「書評」；「論文」為外文者，則轉譯為中文。

一、本書「史料」、「史著」各輯各冊，皆就編次依年時月日排列，並註明出處；凡年時月日不詳者，則據內容與史事考訂，置於較適當處。

一、本書所錄史料、史著，每件每篇皆附標題；凡標題經增訂或改訂者，則於其下以括弧註明之。

一、本書所附圖表，一律由右向左直排，其數字則以國字小寫法為準。

民初時期文獻 第二輯 史著一 目錄

中華民國建國文獻編輯凡例

第一篇 總 論

孫中山先生與中華民國——開國勳業與立國宏規·····	呂實強·····	一
從辛亥革命到袁世凱的沒落·····	白井勝美作、陳鵬仁譯·····	二五
黃興與民國開國·····	李雲漢·····	一一三
梁士詒與交通系的形成與發展（一九〇六—一九一六）·····	毛知礪·····	一三九

第二篇 政 治

第一章 政治建構

民國初年的制憲活動及其特質·····	胡春惠·····	一七五
民初對制憲問題的爭論·····	張玉法·····	一八九
民初政府體制的變革·····	賀凌虛·····	二三一
宋教仁與民初民主憲政·····	孫子和·····	二七三

第二章 議會

民元改造參議院風潮·····	王家儉·····	二九三
從民初國會選舉看政治參與——兼論蛻變中的政治優異分子·····	張朋園·····	三〇七
辛亥革命後至二次革命期間閩浙兩省之議會政治·····	李國祁·····	三四五
從民元臨時省議會的成立看辛亥革命後的政治參與·····	陳惠芬·····	三七五

第三章 政黨

民初國會中的保守派政黨·····	張玉法·····	四〇七
民初國會中的激進派政黨·····	張玉法·····	四六五

政黨與政治發展——孫中山先生的觀點·····	彭堅汶·····	五〇一
------------------------	----------	-----

第四章 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的根源·····	張玉法·····	五一九
二次革命：國民黨與袁世凱的軍事對抗（一九一二—一九一四）·····	張玉法·····	五三七
李烈鈞與二次革命·····	洪喜美·····	六一五

第五章 反洪憲帝制

民初反袁運動與地方主義之消長關係·····	胡春惠·····	六三五
洪憲帝制的緣起·····	雷慧兒·····	六五三
洪憲帝制的一些問題·····	陳志讓·····	六七五
袁世凱稱帝前後（一九一四—一九一六）·····		

——日本、英國、美國檔案之分析與利用·····	戚世皓·····	七〇七
-------------------------	----------	-----

第一篇 總論

孫中山先生與中華民國

呂實強

——開國勳業與立國宏規

辛亥革命的成功，不僅使腐敗的滿洲統治，徹底瓦解，尤其重要的是，歷時已兩千多年的君主政體，亦隨共和的建立，一去不再回頭，其間雖有袁世凱的洪憲帝制和張勳的清室復辟，均不過為大流中的幾個泡沫，瞬間即告破滅。即使中共以極其專制殘暴統治了中國大陸四十多年，卻仍然無法摧毀播遷在臺灣的中華民國。如今，包括蘇聯在內，舉世的共產國家幾均在揚棄共產主義，而轉向民主自由的道路。而我中華民國，雖暫居海隅，卻一直繼承孫中山先生的主義與理想，勤奮努力，生聚教訓，欣欣向榮，因而益增大陸同胞的期許，統一光復在望。故值此舉國紀念建國八十年之際，對孫中山先生開國與立國的問題，作一檢討，應具有意義。

一、開國勳業

所以要討論這一問題，是因為直迄今日，仍然有人對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開創中華民國的史實，有所批評。如民國四十八年國慶日所刊行的《政治評論》的社論中，便這樣表示：

我們對於辛亥革命的領導者和參加者備極欽佩！沒有他們的奮鬥犧牲，辛亥革命是不會有的。要

舉他們的名字來，第一是孫中山先生，他被稱為中華民國之父，簡稱國父，即以辛亥革命之故。此外
的先烈先進很多，而黃克強先生則是必須舉出的人。他的地位則列第二。……當時稱為開國二傑，還
有〈讚美孫黃歌〉流行全國呢！

接著又說：

但是到現在，似乎人都只知道有孫先生而不知有黃先生了。……孫先生誠然是最偉大的，他有超
乎辛亥革命以上的事業，他有迄今尚與我們發生直接關係的事業，例如創立三民主義是。這當然是他
勝過黃先生的地方。不過談到辛亥革命，談到中華民國，黃先生的貢獻並不少於他。……沒有黃先生，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華民國的創立俱不可能。（註一）

在以上的文辭中，雖一再的稱道孫先生為第一，但卻對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華民國的創立，認為黃孫的貢獻
應該相等。

過了一年多，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刊的《政治評論》中，又由任卓宣先生撰寫了一篇文章〈開
國元勳孫中山與黃克強兩先生〉。就去年的社論，加以補充與引伸。文章中先指出：

須知武昌起義之時，孫先生還在美國。及他由歐返國時，武昌起義不僅已發展為辛亥革命，而且
辛亥革命已快成功了。所以孫先生對於辛亥革命是精神的領導，並非實際的行動，實際行動則是黃先
生。黃先生對於辛亥革命是實際領導者。

又說：

黃先生確是同盟會時代的中心人物，固不僅為同盟會與辛亥革命的中心人物而已。老實說，他是

註一：《政治評論》，第三卷第三期（臺北：政治評論社，民國四十八年十月十日出版），頁二。

中國革命的中心人物，與孫中山一樣。（註二）

民國五十年，薛君度先生的《黃興與中國革命》（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一書出版，此書誠如李雲漢先生在其《黃克強先生年譜》的附錄中所說：「在美國研究中國現代人物的一些著作中，可算是開風氣之先」；但同時也表示：「但對著者強調孫黃『雙元領導』，卻認為是矯枉過正，不能令人心服」。然後引陳福霖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所發表的一篇書評（薛君度：黃興與中國革命）所說：

他（薛）推翻了向為傳統史學所接受的孫中山的獨尊地位，進而建立了孫、黃並重的「雙領袖」的理論。這種歷史質疑的態度，是值得我們稱譽的。但是，很可惜，作者為了要闡述黃興具有崇高的領導地位，便常把孫中山的革命事業過份貶抑。結果，本書的許多評論，都欠公允。（註三）

民國五十五年，薛先生又在紐約出版的《匯流》雜誌，發表了一篇〈紀念黃克強並論辛亥革命〉。這篇文章先後經《政治評論》與香港一些雜誌報紙加以轉載。（註四）之後，又被民國六十九年大陸出版的《辛亥革命史叢刊》第一輯收入，雖改標題為〈論黃興與辛亥革命〉，但除了刪去文章開始時錄自《政治評論》的兩段，大體均維持原文。（註五）約略與此同時，這篇文章也以原題作為附錄，收入楊慎之譯成中文的《黃興與中國革命》一書中。（註六）可見這篇文章如何被注意而廣為流傳。但本文的偏頗之處，似較其專書更為顯著，故於此不能不略加引述。

註二：文載《政治評論》，第五卷第八期（臺北：政治評論社，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頁七八。

註三：以上俱見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民國六十二年十月出版），頁四四一—四四二。

註四：見薛君度：《海峽兩岸重評黃興事功》，載一九八九三年三月二十三日紐約《華僑日報》。

註五：辛亥革命史叢刊編輯組編：《辛亥革命史叢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一九八〇年九月）。

註六：薛君度著、楊慎之譯：《黃興與中國革命》（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出版，一九八〇年九月）。

薛先生在這篇文章中除了強調華興會的重要及與中會的不重要，也就是在同盟會時期，孫先生嫡系力量的薄弱，並具體的表示：

中山先生的「十次革命」，最初兩次，發動於同盟會成立之前，地點都在廣東。其餘八次，發動於華南和西南，計廣西和雲南各一次，廣東六次，大都由黃公主持，幾乎是無役不與。中山先生親臨陣地者，僅廣西鎮南關一役而已。……

中山先生自一八九五年廣州事敗後，逃避海外，至一九一一年武昌革命爆發後兩個半月返滬，十六年中，除一九〇七年鎮南關度宿一宵外，足跡未臨國境。他的天聰、所學和長期在海外，固然使他成為先知先覺，但也使他對國內的情況，不無隔膜。

他出身於農村家庭，不屬於士大夫階級，也不是傳統的知識分子。他學的是醫，在現代國家，醫生是很有地位的，因為行醫容易致富。但在中國舊社會，醫卜星相，卻是不入流的。所以當時有些知識分子，最初對他存有很大的偏見。（註七）

這一類的言辭，雖未必是有意貶抑孫先生開國的地位，但卻實在是對孫先生開國的勳業，有所曲解。惟孫先生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彰然昭明，黃先生對革命的功績，亦深受肯定，無人懷疑，故於此不擬辨析。以下謹就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開創中華民國之史實，取其大者，作扼要之敘論。

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與開國，首先是創立革命團體興中會。這是清季以來我國第一個革命團體，組成於檀香山，時在清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入會的誓詞中，並明確表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宗旨。（註八）光緒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註七：引自《辛亥革命史叢刊》，第一輯，惟文字方面，業經對照楊譯書附錄所載加以核對。
註八：見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四十二年），頁二七。

復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會，以擴大該會的組織，並開展革命的籌劃與行動。（註九）近代中國的國民革命，於焉展開。同年十月，在廣州舉義失敗，陸皓東等被捕殉難。孫先生幸脫險至香港，旋偕陳少白、鄭士良赴日本；次年正月，香港政府下令放逐先生出境，五年內不得在香港居留。（註一〇）從此，先生只有在海外從事宣傳，聯絡同志，並募款備械，以資再舉。

到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北方有義和團之亂，先生乃親自策劃，由鄭士良於是年閏八月十三日（十月六日），舉義於惠州三洲田。連破清軍，轉戰兩旬，終因彈藥不繼，而告失敗。（註一一）此役雖仍中途挫折，但卻由於聲勢浩大，歷時持久，且庚子而後，清廷弱弊益又暴露，乃對全國發生極大震撼與影響，人心漸轉向革命。其情況誠如孫先生回憶所記：

經此失敗而後，回顧中國之人心，已覺與前有別矣！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註一二）

是可見孫先生所領導之革命，如何從舉國久蟄之中，而喚醒人心，革命事業，自此遂得日趨開展。

惠州之役失敗後，先生由臺北去東京。光緒二十七年，雖曾一度往香港，因乙未五年禁止入境之期已滿，故得登陸，惟僅居住數日，即被迫離去，港府旋再申禁令，直至辛亥光復，方行撤銷。（註一三）光緒二十八

註九：《國父年譜》（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民國七十四年增訂本），上冊，頁七三、七五。

註一〇：同前註，頁七九、八六。

註一一：同前註，頁一四三、一五四。

註一二：《國父全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出版），第一冊，頁四九六。

註一三：謝纘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頁二一；馮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四年），頁七一。

年三月，在東京參加由章炳麟等所舉行的「中夏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註二四）是年七月由章炳麟、蔡元培、黃宗仰、吳敬恆等支持南洋公學退學生成立愛國學社。（註二五）是年十一月，先生由日本至安南，在河內成立興中會分會。並往西貢及暹羅，結交同志。（註二六）光緒二十九年，先生仍在河內。是年四月，留東京學生鈕永建等籌組拒俄義勇隊，旋改名學生軍，又改組為軍國民教育會。鄒容之《革命軍》，由章炳麟作序，在上海出版。五月，黃興自日本回湘，鼓吹革命。閏五月，章炳麟在上海被捕，鄒容自行往巡捕房投案，《蘇報》被查封。愛國學社亦解散。是月底，先生自河內返回日本。（註二七）六月，開辦革命軍事學校於青山。並手擬誓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註二八）八月，先生離日往檀香山，宣揚革命，並與保皇黨論戰。九月，黃興、宋教仁籌組華興會於長沙，從事反滿革命。（註二九）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二月，先生由檀島抵舊金山，旋改組致公堂之《大同日報》，掃除保皇黨勢力。繼偕致公堂總堂大佬黃三德，往遊各埠，改訂該堂章程，重整洪門，並傳播革命。其改訂第一章綱領第二條曰：「本堂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使與其革命宗旨相吻合。（註三〇）五月，湖北革命同志劉靜庵、曹亞伯、呂大森、張難先、胡瑛等，成立科學補習所於武昌，是為湖北志士所成立之第一個革命團體，後演變為文學社，為武昌起義最大之主力。（註三一）十月，由江、浙、皖數省革命同志龔

註一四：《國父年譜》上冊，頁一六一—一六三。

註一五：同前註，頁一六七—一六九。

註一六：俱見同前註，頁一六九—一七〇。

註一七：以上俱見同前註，頁一七四—一八五。

註一八：馮自由：《最初之興中會及最後之興中會》，《中國國民黨五十週年紀念特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料編纂委員會，民國四十三年）。

註一九：俱見《國父年譜》，上冊，頁一八九—一九二。

註二〇：同前註，頁二〇—二二。

註二一：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記》（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民國五十年），大事年表。

寶銓等成立光復會於上海，並推蔡元培為會長。十一月，先生離美赴英。（註二二）

光緒三十一年正、二月間，先生自倫敦至比京布魯塞爾，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號召留學生組織革命團體。並開首次成立會，加盟者三十餘人，俱親書誓詞，當眾盟誓。誓詞云：「立誓人○○○，當天立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神明殛之！」（註二三）是為留歐學界組織革命團體之開始。三月，至德國，開會於柏林，留學生加盟者二十餘人。旋由德赴法，開會於巴黎，留學生加盟者十餘人。惟此時尚未確定革命團體之名稱，通常只稱革命黨，於是年冬，東京同盟會本部來函，謂已確定會名為中國同盟會，德、法、比三處始一律用同盟會名號。（註二四）綜計此次中山先生以近半年的時間，往來於倫敦、布魯塞爾、柏林、巴黎間，將留歐學生約六十人納入他所領導的革命團體，在革命組織的發展來說，具有很重要的意義：第一，此為先生在歐洲建立革命組織之始；第二，此為知識分子成為革命組織的中心力量之始；第三，此為其擴大革命組織建立新的革命團體跨出第一步。（註二五）

於光緒三十、三十一年間，孫先生先後在美國、歐洲，從事整頓與組織革命新團體之時，在日本的留學生與革命黨人，也感到有突破地域限制、進一步組織全國性革命團體的必要。而中山先生亦因留歐學生多加入革命團體，而深感欣奮，決往距中國較近且留學生最多之日本進行。他於五月初九日自馬賽起程，六月十七日抵達橫濱。二十六日，與華興會的核心幹部宋教仁、陳天華等會於東京「二十世紀之支那社」。次日，

註二二：《國父年譜》，上冊，頁二〇九、二一一。

註二三：見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一）（臺北：世界書局，民國六十年再版），頁一八八；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載《革命文獻》，第二輯（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民國四十七年十二月再版。）

註二四：《國父年譜》，頁二六、二八、二一四。

註二五：李雲漢：《革命勢力的大結合——同盟會成立》，見《中華民國建國史》（臺北：國立編譯館，民國七十四年出版），第一篇：革命開國，第三章第四節。

宋、陳等再至黃興寓所，討論與孫先生合作之問題。二十八日，中山先生假東京赤坂區黑龍會所召開中國同盟會籌備會，到會者包括興中會、華興會與光復會的一部分成員，以及留日學生共七十餘人，當場宣誓入會者，即達六十三人之多，包括黃興、陳天華、宋教仁、張繼、曹亞伯、馮自由、朱執信、汪兆銘等。七月十三日，先生往富士見樓出席東京留學生為其舉行之歡迎會，發表演說，聽眾逾千人，為空前盛舉。（註二六）先生之演講深獲與會者之共鳴。陳天華在記錄其講詞後，慨然推崇他為「中國英雄中之英雄」，陳氏說：

孫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敗之英雄也；非異國之英雄，而本族之英雄也。雖屢失敗，而以將來大望；雖為本族之英雄，而其為英雄也，決不可以本族限之，實為世界之大人物。彼之理想，彼之抱負，非徒注眼於本族止也，欲以全球之政界上、社會上，開一新紀元，放一大異彩。後世吾不知也，各國吾不知也，以現在之中國論，則吾敢下一斷詞曰：是吾四萬萬人之代表也，是中國英雄中之英雄也！斯言也，微獨吾信之，國人所共認也。（註二七）

是可見先生此時確已為在日留學生傾向革命者，眾望所歸，眾心所向。

三月後，即七月二十日（八月二十日），中國同盟會舉行成立大會於東京，加盟者三百餘人。首先由黃興宣讀章程三十條，會員有異議者，間有所增減，然後通過。繼公舉總理及職員、議員。黃興提議：「公推孫中山先生為本黨總理，不必選舉手續。」眾咸舉手贊同。再選定職員及議員。然後由黃興提議，將「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改為同盟會機關報，眾亦鼓掌贊同，後即以此改為《民報》，於十月三十日，在東京發刊，先生為撰發刊詞，正式揭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而在《民報》創刊前一個月，即同盟會正式成立不到一個月，九月間孫先生以總理的身分，派定蔡元培為同盟會上海分會會長，其他各省區，亦先後派員

註二六：俱見《國父年譜》，上冊，頁二一八、二一九、二二二、二二六；李雲漢：前引文。
註二七：過庭（即陳天華）：《紀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民報》（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

民國五十八年影印本），第一號，頁六八、七六。

組成分會或相當機關。其負責人爲：直隸：張繼，河南：曾昭文，山東：徐鏡心（丁惟汾繼任），（註二八）山西：王蔭藩，陝西：康寶忠，江蘇：高劍公，安徽：吳春暘，湖北：時功玖，湖南：黃興（兼），廣東：何天瀚，廣西：劉嶠，江西：張世膺，雲南：呂志伊，貴州：平剛，四川：黃復生，福建：林文，浙江：秋瑾。（註二九）

由此可見，同盟會之成立，至少具有以下意義：

（一）集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及各省留日（甚至留歐、美）學生之傾向革命者，爲一統一之團體，形成國內國外革命勢力的大結合。

（二）將革命行動範圍，由從前的各自爲政，各限區域，擴展到有一致之目標，並普及於全國，互通聲氣與支援。

（三）創刊《民報》，有統一的宣傳目標，揭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確定三民主義爲中國革命與建國最高的目標。

（四）在眾望所歸中，一致推先生爲總理，顯示他的革命理想與行動，普遍爲各派革命人士所接受與肯定。而孫先生本人亦認爲：「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予之希望則爲之開一新紀元。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衝，又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蘇將盡之國魂，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布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布中華民國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萬人，支部則亦先後成

註二八：《國父年譜》，上冊，頁二二五—二二七、二三四—二三六。

註二九：《中國國民黨九十年大事年表》（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民國七十三年），頁四二。